

《解深密經》 第一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不經不覺與各位不見面差不多有半年了，在這半年內我四處去，在香港又被人拉住講了一段時間。早前十天左右才回來，回來後舊時的聽眾有好幾位，他們就約我再來向各位講一下佛學。後來你們〔會長〕又通知，由你們張會長打電話，他約我由今天起開首講。

我沒有問題的，星期六我沒有問題的，因為我每個星期都出來多倫多一次或兩次，所以沒甚麼問題，所以我就答應了來這裡講。講甚麼好呢？當時我就考慮，凡是學佛學要當一門學問那樣學，才能夠全般了解的，如果今日聽一本經，譬如今日聽一下《阿彌陀經》，下禮拜又聽一下《地藏經》，第三個禮拜又聽一下《般若經》，再過一下又聽一下甚麼論。如果這樣學，我擔保你學了三十年你都不會有大的進步。

何解我會這樣說？講一個譬喻，大家都有子女的，譬如你的子女今日去多倫多大學，去工程系聽一個學期，第二個學期走去哥倫比亞大學，又去文科學系又讀一個學期，明年又走去找一間講經濟學的，很著名經濟的學系你又讓他讀一年，大後年又走去找一家學法律的又學一年，結果你的兒子怎樣？你想想結果？文又不行，武又不行，結果一定是如此的，想想就知道了。所以學佛也是一樣，所以如果想真正懂佛學，就一定要系統地學，那就不能這本學一些，那本學一些，結果是人生有多少年？

譬如你人生有九十歲，大家的平均年齡一定超過三十的了，九十歲實得六十年學佛而已，那六十年以內聽一下這本，聽一下那本，結果是沒有一個系統叫做是懂的，將你的壽命這樣來糟蹋是非常可惜的事，所以我想到這樣，就決定以系統地來學為貴。那又怎樣？如果要有系統地學，你要先知道整個佛法的教理和結構是怎樣的，先要作一個鳥瞰，好像一隻小鳥飛到一處地方，先把整個地方的形勢看清楚，看清楚然後才落腳，一定要這樣。

因為這樣，所以在未講一本經之前，應該先從佛法作整個鳥瞰，鳥瞰後，大致的形勢看到了，然後我們在那裡落腳？譬如一個大的城市，我們到底從東門入好還是西門入好呢？抑或由南門入好呢？抑或由北門入好呢？隨我們的意圖不同而各有適宜。這樣，想到這裡，我們又會再想到，想令大家都知道整個佛教的形勢，應該找一本可以做代表的甚麼經或者論來講呢？你會這樣說，我們想知道佛教的整個形勢是怎樣，我們就買一本佛學入門或者買一本佛學概論，或佛學大綱，或者甚麼佛學講話之類，看完就懂了。

沒有錯，這是最初步應該如此，但進一步的時候你就要想了，在佛學的那些經典裡面，你一定還要找一本經典，或者找一本論，可以代表整個佛教，把整個佛教的情況可以呈露在你面前，你可以看完之後，你可依據這本經，說這部經是怎樣的講法，遇著佛學裡有某一個問題發生時，你就依據這本經來去作判斷，做依據，我們仍然要找這本書來讀。

你或者說，我們依據我看過的那些佛學概論或佛學入門這樣來到做判斷行不行？不行的，你如何知道那作者有沒有講錯？那些甚麼概論，甚麼入門，你怎樣知道那作者有沒有講錯？是嗎？但你如果拿著經論又不同了，價值不同。好像講世俗的東西，譬如說，講世俗的，孔夫子，譬如你說孔夫子怎樣講法？如果你連四書五經都沒有讀過的，你只是說胡適之那樣說！人家就嗤之以鼻，胡適之是這樣說，胡適之一定有些根據的，何解你不找高一層的根據呢？是嗎？好像你在一家大工廠或在大企業公司做事，別人交代你怎樣做，最低限度他是負責某一級的主任，或者是他的大老板指揮你怎樣做才對的時候，這就可以作為依據了。

你不能說門口的那個職員告訴我，說老板叫我這樣做，你如何知？或者那職員算計你都說不定呢？是嗎？所以我們想知道佛教整個形勢，你一定要除了看一兩本入門的書之外，一定要找一本經，或者找一本論，能夠在這本經與論裡面把整個佛教的情況你能看得到的，一定要找這樣一本書來讀。好了，如果我們想找這樣一本書來讀，換言之，即是說是在佛教的經和論裡找一兩本書，可以作為佛學概論讀的，而又有根

據的，可以根據它來到判斷其他東西的，你找哪幾本呢？問題就是這樣了。

這樣，近代很多學者就提出意見了，有人提出過很多本書，提出那幾本書？第一、有人提出，經就很難找了，論可以找到，找那一本論？於是有人提出《大乘起信論》，因為《大乘起信論》一方面可以作為是大乘的入門，一方面它又是可以總括整個大乘的教理，同時它的作者是馬鳴菩薩，他的分量相當重，他的說話可以依據。於是人們根據這些理由，提出一個學佛的人，當你讀了一本佛學概論或者讀了一本佛教史之後，你就一定要找一本概論式的經論做依據，就應該要找《大乘起信論》了。

好了，這個講法很通行，但是卻被人駁斥，駁斥的是怎樣講法呢？《大乘起信論》只是大乘的概論而已，它裡面只有罵小乘而已，但沒有講〔關於〕小乘的內容給你聽，這樣就不夠齊全了，只是偏於大乘。第二是這本書〔本身〕的問題了，它是不是正式的經論呢？近代有很多學者認為《大乘起信論》不是從印度譯回來的，而是中國人自己造的，現在這場官司還未打得了結。

有人說《大乘起信論》是中國人造，是好東西，但是中國人自己造，不是印度的經論，這就懸而未決，成為一個問題。第三、那個作者是不是馬鳴菩薩呢？如果這部論是中國人造的，就一定不是馬鳴菩薩造的，這樣就牽涉到作者是不是馬鳴菩薩的問題了。就是〔因為〕這個問題，所以很多學者將《大乘起信論》否定了。就中國來講，那些有分量的學者，大概都有三分之二以上否定這本書，日本學者亦是大部分否定這本書，所以這本書就不能成立。

又有人提出第二本了，提出一本《攝大乘論》，這本是唯識宗的書，這本書問題也是這樣，《攝大乘論》是真正的經論，是嗎？但問題是這樣，〔它只〕講大乘不講小乘，只是罵小乘，這一點又不適用。第二點是它偏於唯識宗，太偏的又不適用，又被人否定。第三點就有人提出了，最好就是在《瑜伽師地論》裡面選兩部分出來，《瑜伽師地論》有一個地，「瑜伽師地」有十七個地的，叫做「聲聞地」，整個地都有很豐富的內容，全個地是講小乘的，齊齊備備了。

對，沒有錯，整個小乘的齊備了，大乘亦齊備，大乘裡有一個叫「菩薩地」，裡面凡是大乘裡的，甚麼都有備齊了，這樣就好齊全了。這樣用這本《瑜伽師地論》裡的兩個地：一個是小乘的「聲聞地」，一個是大乘的「菩薩地」，就很圓滿了，很完美了。太虛法師都主張這樣的。但是又有缺點，「聲聞地」有幾本書，木版的幾本書，若執小字來印都一大疊，「菩薩地」更大，即是看，換言之即是看一本大書。

初入門的人，想找一本依據書卻找本大書給他？不適宜，好就好了，但不適宜，是嗎？即是等於你兩夫妻，給你住幾萬尺的屋，好是好，那間屋是好，但對你來說不是很適當，是嗎？太大了，又不適宜。好了，於是有人提出《解深密經》，認為《解深密經》對於大乘的教理，「空」與「有」兩方面都無所不包，同是它亦包容了小乘，經裡面統攝很多小乘所講的很多理論，它都包容了，所以這部《解深密經》是最適宜作為有根有據的佛學概論讀的，所以就主張這本。

而且這部書可以做根據，你根據《解深密經》講，說《解深密經》這樣說，誰人敢反對？如果你是大乘的佛教徒就沒有一個人敢反對《解深密經》講的，是嗎？所以結論就是，如果我們要找一本，在經論裡找，而又可以當佛學概論讀的，最好的就是《解深密經》了。因為這個緣故，我想到，如要供給大家讀一本有根據的佛學概論的時候，所以我就選擇了《解深密經》。你們讀過之後你們就會知了，現在空口講白話沒有用，你讀了之後會知道了。

譬如你說講「空」那樣，大家已經讀過《金剛經》，我介紹過《金剛經》，對於「空」的意義大家都了解一些，但是「空」有很多種「空」的，譬如你說龜的毛，兔的角，或者說空中有花，根本沒有這回事的，這都是「空」的，龜的毛，兔的角亦是「空」的，空中有花亦是「空」的，這是「空」了。但他又說這個錄音機也是「空」的，又不同了，錄音機的「空」與龜的毛、兔的角的「空」是不同的「空」，它也是「空」的，是嗎？你說它是實嗎？不是實，是「空」的，但是彼「空」不同此「空」，是嗎？龜毛、兔角是沒有實質用途的，是嗎？

「空」固然是「空」了，譬如拿著打火機打著那些火出來，「空」不「空」？都是「空」的，但打火機打出火來的「空」與錄音機的「空」又與龜毛、兔角的「空」完全不同，那是根本無這回事的「空」，這個錄音機的「空」，它確實是可以錄到音的，還有那打火機打出來的火如果你說它是「空」，拜托把你那隻手指伸出來燒，看看「空」不「空」？是嗎？你會哇哇叫痛的！是嗎？大家都是「空」，然則怎樣不同呢？當你讀完《金剛經》的時候，對於這種「空」是不是不甚了了，是嗎？不是太了解，但你如果一讀過《解深密經》就不同了，就不同了。

還有，現在學佛的人，人人的口頭禪就是甚麼？「一切法都是不生不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。」是不是整日那樣講？好了，一切法都不生不滅嗎？譬如你說一切法，那龜毛、兔角都是一切法之一，又如何不生不滅？釋迦牟尼佛的法身也是不生不滅的，他又如何不生不滅？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以意為之，是嗎？用邏輯來一規律，它就站不住了。

但是你如果一讀了《解深密經》你就不同了，你就了了然了，怎樣了了然？先不必問，你最好讀完，看看那本經如何告訴你。是嗎？如果我說這樣如此這般，你先不必信，你要信那本經，讀完以後看它怎樣說才講：是，我覺得是如此了。學佛的人最怕依人說話，記住：依人說話三世佛冤嘛，禪宗人有這句話。一味跟著別人怎樣說，你就怎樣信，這類人就最無用的，這種人是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三世佛的冤家來的，即是佛不喜歡這種人的。人說怎樣你就怎樣，自己要怎樣？用你的智慧來判斷。

怎樣判斷？你不要聽我講，你聽《解深密經》，你聽釋迦佛講，看看他講得對不對，如果他說得對，就對了，你認為對了你就採納，你認為釋迦佛講得有問題，有疑問，你可以說這是「不了義經」，我暫時先保留。你可以這樣，學佛的人應該如此。是嗎？講到這裡，應該明白我之所以選《解深密經》來給各位講的原因的第一點，這是原因之一。其次，是不是就這樣呢，還不止。前一次聽我講《金剛經》的時候，有好幾位，大概他都可以，好幾位由頭聽下去到尾的，整本《金剛經》都聽完了，他已

經相當了解了。

當他能夠達到相當了解的時候，你如果不做他的一個助緣，令他作進一步的了解，就是不應該的，所以我希望幫助若干個以前聽過《金剛經》的，對於「空」的義理他已經了解一些的，我就講《解深密經》給他知道，令他不只對「空」能夠進一步的了解，對於「有」他亦能了解，對於小乘和大乘的區分他了解，對於大乘何解又分「空」與「有」呢？希望令到他也了解。

同時又發了菩提心之後一路修行，至到成佛，中間經歷的階段如何？我想他們進一步作深刻的了解，又對於一般人的所謂淨土，淨土的內容和狀況是怎樣的，我亦想他們得到了了解，同時亦想令他們知道所謂佛果，成了佛之後佛的情況是怎樣的？想他們依據《解深密經》而得到相當的了解。為了這若干的人，我想找一本適當的教科書來給他們讀，我覺得沒有其他能比《解深密經》好。因為他們上一次已經有相當了解，再了解《解深密經》，他以後讀佛經時他可以縱橫自在，一點問題都不會發生。所以這部經，人人都說某一部經是經中之王了，但照我的講法，真正的經中之王就是《解深密經》。

有人說《華嚴經》是經中之王，非也！你讀一讀《華嚴經》你就知道，空口講白話沒有用，請閣下回去用一個星期或者三晚的時間，拿本《華嚴經》來讀，讀完之後看你懂多少，你就知道，所以《華嚴經》不是經中之王。《法華經》又有人說經中之王，整本《法華經》講來講去只得一個《方便品》，那品裡已經講完了，「開權顯實」那幾句話就講完了，不能概括一切的，何以稱王？

還有人說《大般若經》是經中之王，《大般若經》六百卷那樣大，即是你全部讀完，整個大乘經已被你讀了大半了，是嗎？「王」不「王」都讀完了，即是叫你讀完它，是嗎？又有人說《楞嚴經》是經中之王了？但是就有很多學者反對，因為何解呢？《楞嚴經》，它的翻譯是沒有政府為證的，講到這裡就很多人不服，但他不服是意氣而已。譬如你買一塊地，說那塊地是你的，連到那塊地，你說業權是你的，但你

沒有去政府田土廳登記，又沒有律師行給你做的契，你就說是你的，我現在要賣了，你買不買？你一定不買的。

不是說政府就了不得，即是有政府做證的就靠得住那樣解。《金剛經》的幾個譯本，每個譯本都是三藏法師「奉詔」翻譯，得到皇帝的批准他來翻譯，譯了之後，那個朝代，每一個朝代有所譯的經的目錄，某年某月譯的某本經全部都有記錄的。但《楞嚴經》沒有記錄的，因為它是私人翻譯，說它是在廣州私人翻譯的。與《解深密經》那些不同，《解深密經》那一類是唐三藏奉唐太宗之命來翻譯。

他譯的時候有個宰相房玄齡做監譯官，有此為證就沒有得假。《楞嚴經》沒有，它在廣州，當時廣州是偏僻的地方的私人翻譯，所以很多人認為它是中國人造的，不是在印度翻譯過來的，這場官司又是到現在還未打得了的。所以我們選擇經中之王就要等這場官司打到作結。我們不是說它不好，它好，只是說到底它是印度人造的，是佛說的，還是中國人造出來的？

好了，有時我們買到的字畫，買到假的比真的字畫畫得還要好的，是嗎？到底是真還是假等它這官司打完再算，所以我們選擇經中之王暫時不選《楞嚴經》就是因為這樣。好了，講到這裡之後我就不講這樣多導論的那些話了。大家既然知道了這部《解深密經》之重要，我們就將這個時間開始講這部《解深密經》，不要浪費了時間。這樣，講這部《解深密經》有幾個譯本的，其中唐朝玄奘三藏法師所譯的最完備，所以我們讀《解深密經》都是讀這個譯本的。經題怎樣解法呢？「解」就是解釋，「深」就是深奧，「密」就是嚴密。

佛經中，佛所講的義理裡面有很多很深奧，很嚴密的，不容易解釋的，這部經把那些深奧而嚴密的義理解釋給你聽，所以叫做「解深密」。「經」者，在印度叫做甚麼？叫做 sūtra，譯作修多羅，sūtra。這個 sūtra 的意義原來就是一條線那樣解，那些印度人很多時將一條線，一條繩穿著那些花，穿著的那些花若有貴賓或客人來到，就掛

在他們的脖子上。那「經」字本來的意思就是一條線，線能夠貫穿起那些花，令那些花不散。這就是用來做譬喻，那些經典能夠將佛所講的義理貫穿起來而令它不失去，所以叫做「經」。本來是解一條線，即是能夠貫穿那些義理令它不散失的，這樣的意思。

那些譯經的人，將經譯了做中國文，就因為中國文那些聖人，中國古代的聖人的注述，例如《易經》、《詩經》那些，那些最高級的注述都叫它做「經」，中國人的「經」怎樣解？「經」者，常也，常常的，「常」者，即永恆不變的，即是五經裡面所講的道理都是永恆不變的，恆常不變的。「經」者，常也，「經」者法也，法律的法，可以做我們的法式的，法則的，「法」也。所以中國人叫做經的，是把古代的聖人的注述叫做「經」，解「常」也，「法」也。「常」、「法」。所以《易經》、《書經》、《詩經》等都叫做經。

這樣那些人譯佛經的，將佛所講的，那些修多羅，那些 sūtra 翻譯做中文的，就借用那個「經」字了，叫做「經」了，就是這樣解的。這本經是佛，釋迦佛為那些聽眾解釋那種深奧嚴密的道理的一本經，叫做《解深密經》。這樣，來到這裡我附帶講一講，是不是一個譯法呢？這部《解深密經》有三個譯法，唐三藏就譯做《解深密經》，舊時有人譯做甚麼？《解節經》，一節一節，那枝竹一節一節的節，《解節經》；「深密」兩字梵文又可以中文譯做深密，譯做節，一枝竹的節，一節一節的節，又得的。

《解節經》，《解節經》完全是一桎一桎開的？不是，節者每一節竹都有一個一個結，結的位置特別結實些的，我們吃甘蔗吃到蔗結上也實些的，即是那個竹樹的竹節位是硬一點的，即是「深密」，「密實」那樣的意思，解一個節，可以解一個結那樣，《解節經》；有人譯做甚麼？《深密解脫經》，解就解開，解開了，講歪些就解脫，解放、解脫了，將那些深密的道理來解決了它，令到它怎樣？令到它 free, 不要堆在一起那樣。解放它，解決他，不過譯得不好，《解節經》譯得不好，連《深密解

脫經》都譯得不好，只有唐三藏就譯得最好，就是《解深密經》。這樣經題就大概如此。

講到這裡經題就這樣簡單解了給你知道了，講給你聽之後我順便講，我回到香港的時候，有兩位醫生，一位警方的人，還有其他幾個人，就請我去他家裡講一本經給他聽，他這個醫生大家很多人都知道的，是葉承耀醫生，這個是皮膚科的專家來的，一個是黃新發醫生，他是產科的專家，他這班人請我去講，他指定想〔我〕講《解深密經》，於是我就給他們講，當我解《解深密經》的時候，我就將一本《解深密經疏》，是唐朝的圓測法師造的《解深密經疏》，將它那些繁文來刪，那些繁瑣些的全部刪去了，刪剩下那些精華，不可再刪的就將他的注保留，就成了一冊，大半套就一冊，如果整套就大概一厚冊，這樣，經過一段時間，一路講一路刪，一路講一路刪，對我亦很有益，刪了之後正是想將它來出版，印刷，我就托法雨精舍，那位松泉法師下面那班人，那班弟子，交給他們印，已經交了稿給他們印了，錢都準備了給他了，大概三幾個月就印好了，印好了他會寄幾十本來這裡的，這樣，我就可以每人送本給你們，你們就可以看，一定看得懂，你們聽我講過以後，將來看回那本書，你一定看得懂的，看不懂的你拿來問問我你就懂的了，縱使不問，那些不懂的都無傷大雅的。

我將它來刪，每一個字都是它原來的，我無加到字上去，只有刪它的，這樣，我現在就沒有他的那書，但《解深密經》的經文就有，我就可以先解經文。好了，《解深密經》的題目我已經解了，這本《解深密經》的內容是怎樣的？你一看內容你就知道這本經的重要了，比起《金剛經》那些是不同的。《解深密經》的內容第一、二兩品先講，一開首，一品即是 chapter（章節），第一個 chapter（章節）即是第一篇，序，序即是 introduction，這本經，為甚麼佛說這本經呢？

佛說這本經的時候，當時的情景如何？把它敘述出來，所以叫做<序品>。它是第一篇，第一個 chapter<序品>。這樣，<序品>，讀這個<序品>有甚麼好處呢？讀<序品>很簡單，一本書的 introduction，很容易的，是，這是<序品>。現在你們

整天念阿彌陀佛，想求生淨土。有些人念消災延壽藥師佛，想求生藥師佛的東方淨琉璃世界。

又有些人修密宗，想死了之後生在毘盧遮那佛（Vairocana）的那個密嚴國土，這些都是甚麼？是報土來的，佛有「三身」和「三土」，「報土」，極樂世界與密嚴國土，藥師佛的東方淨琉璃世界，這些都是「報土」來的，報身佛所住的「報土」。這樣，根據這本經的講法，釋迦牟尼佛講《解深密經》就不是在這個「變化土」裡講的，是在釋迦佛的「報土」講的，在密嚴國土那裡講的，不是在人間這裡講的。

所以在它在<序品>裡就描寫，把釋迦佛的「報土」的狀況描寫給你知道是如何的，把「報土」的狀況描寫，「報土」有十八種圓滿，把釋迦佛說法時所在的「報土」，寫成有十八種圓滿的情況，十八種圓滿相，這十八種圓滿相凡是諸佛的「報土」都具備的，即是說釋迦佛的「報土」具備這十八種圓滿相。

將來你生在西方極樂世界亦不過是這十八種圓滿相。你生在藥師佛的淨琉璃世界裡所見的，亦不外這十八種圓滿相。這十八種圓滿相是一切佛的「報土」狀況來的，即是說，你讀完這個<序品>之後，就能夠了解報身佛所住的報土的情況是怎樣的，這個問題，你的答案是所謂「報土」者，是具備十八種圓滿相的世界來的。

哪十八種圓滿相？你讀《解深密經》的<序品>就會逐種圓滿相講給你聽。當你讀這品時有這些好處。好了，附帶著講，因為今天著重講這個<序品>，這十八種圓滿相是報土的圓滿相，好了，講到這裡就有一個問題了。譬如你是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的，西方極樂世界是怎樣的？是不是真是有一個西方極樂世界？抑或只是一種理想來的？西方極樂世界你以為它是現實的極樂世界抑或是理想的？

現實的與理想不同，舉個例子來講，如果西方極樂世界是一個現實的世界，即是你生在極樂世界之後，經裡說西方極樂世界「池中蓮花大如車輪」那樣大的，即是說

你從現實世界去到極樂世界的時候，整朵蓮花拿起來如此大朵，扯一下那塊葉子會動的，聞一下有香味的，不是靠理想的，現實的。如果西方極樂世界有蘋果，你可以摘個蘋果可以脆脆地吃，有味道的，實際的，現實的。

如果理想就不是了，理想而已，表示它香那樣解而已，美妙而已，不是真的有蓮花的，或池中常以金沙鋪地，不是真的用手一抓一把沙子是黃金的，不是的，只是說那裡每一種東西都名貴、美麗而已，理是如此，是嗎？這就是理想的世界，到底極樂世界這一類報土是現實的世界抑或理想的世界？你答我，用你的意見答我，你以為就行，你不用說佛怎樣說。你以為？

聽眾：理想。

羅公：你以為是理想的，理想的。你老人家，他後生，你是現實的世界抑或理想的？

聽眾：理想的。

羅公：都是理想的？於是兩派人，實際上有兩派人，一派人認為西方極樂世界等的報土是現實的，換言之，你生於西方極樂世界的時候，說池中常以金沙佈地，你就怎樣？

伸手進下去水池成堆黃金撈得起的，不是假的，那些池中蓮花大如車輪，你可以坐得下去，都可以的，不會跌的，現實的。那些甚麼？那些淨土宗的人，只是念佛求生極樂世界的時候，必定要認為它是現實的，如果只是理想他就會很失望了，壞了，我成世人念佛，極樂世界原來沒有的？是嗎？他豈不是很失望？是嗎？他會很失望的。

所以那些淨土宗的人一定要爭論說它是實的，他們很害怕真的只是理想。這是一派，淨土宗的人都認為它是真實的。但是禪宗內的一部分人就說它是理想，首先帶頭說它是理想的是誰？可以歸咎於六祖，六祖說甚麼？《六祖壇經》大家看過了，有沒有看過？六祖怎樣說這個極樂世界？沒有阿彌陀佛的，是嗎？是甚麼？是自性來的，

你的自性就是阿彌陀佛。

你自己的真如自性就是阿彌陀佛，不是極樂世界真是有一個阿彌陀佛坐在那裡的，有都是假的，你的自性才是真正的阿彌陀佛，即是沒有的，是嗎？而且你的自性，你認識你的自性，當下就見阿彌陀佛了。不用走去極樂世界的，即是說極樂世界是沒有的，講的而已。東方人有罪就念佛求生西方，西方人有罪又念佛求生何國？所以說西方的極樂世界是一片假話！是嗎？六祖是不是這樣講法？

所謂阿彌陀佛就是你自己的真如自性，當你認識真如自性的時候你就是見到阿彌陀佛，如果你不認識真如自性，不止十萬八千里你沒辦法到，是不是這樣講法？還有，觀音菩薩有沒有？都是理想的，沒有觀音菩薩的，怎樣說？慈悲即是觀音？人人都有種慈悲心的，你有沒有慈悲心？如果你有慈悲心你就找尋你的慈悲心出來，你的慈悲心就是觀世音菩薩。你現在發起的慈悲心即是觀音菩薩出現了。不是另外有一個戴了七寶的帽子，結了印的，沒有這樣的觀世音菩薩的。

那是嘴上講的，「慈悲就是觀音，喜捨就名為勢至」，右邊的大勢至菩薩都是沒有的，大喜大捨就是，你能夠大喜大捨你就是大勢至菩薩了。這樣講法，六祖的這種講法即是甚麼？即是說極樂世界只是理想中的世界而已，不是真的有這回事的。這樣，你們二位都是六祖的信徒了，是不是？這叫做「唯心淨土，自性彌陀」，自性就是阿彌陀。有這個。

這樣好了，一講《解深密經》的〈序品〉講出淨土的十八圓滿相，你就會覺得兩邊都有道理，它裏面都有些講到好像不是真有的，完全只是譬喻的，有時是這樣講，有時就好似講到實有的那樣，有時又好似譬喻那樣，即是說，對於淨土是否實有，你讀這十八圓滿相令你又會覺得又好似是實有，又好似是理想那樣，即是說它兼容並包括兩種看法都可以，現在很多人都兩種看法的，不過整套《解深密經》的講法，就《解深密經》〈序品〉的注，圓測法師的注就講到淨土是實有的，真是實的。

如果你問我呢，我就問你們，你如果反問我，你說：羅先生，你認為淨土應該是現實的抑或是理想的？我答你，我認為講淨土就現實才對，我亦相信淨土就現實的，不是徒言理想的，何解？你先不要叫我答覆你，或我覆了你一截，我說相信淨土是現實的，先覆了你一截，〔若問我〕為甚麼你相信現實？何解你不跟隨六祖走說它是一種理想？

我這個人就最怕別人跟我的，我主張人不要被別人影響，你要自己自立，獨立去思考，我就不講理由你知，你讀完《解深密經》你就自己判斷，認為這個極樂世界那一類的報土是現實對，抑或是理想的才對，你就自己判斷，我讀完之後，我的判斷認為是現實的。我讀完《解深密經》和讀完《成唯識論》之後，我就確信、確信它是現實的，不是徒言理想，真的是有極樂世界可生，就是這樣。

但是，又有些人的主張認為它是理想的，這亦通的，是嗎？這樣，這件事那些講經的最怕人問這樣東西，極樂世界是不是實的？極樂世界的蘋果能不能吃的？講《維摩經》也是最怕別人問，那《維摩經》裡講的各種境界是不是真是有的？釋迦佛一腳踏地就整個報土現出來，是不是真的？抑或是釋迦佛在催眠？我被人問過了，是不是催眠？講這些最怕別人問，你一講到這裡你就可以講兩三日都講不完。

我就很聰明的，因為我教了幾十年的書，你讀完《解深密經》你自己判斷，兩說都對，你喜歡說它是理想就說它是理想；若說它是現實你就信它是現實，是嗎？不過，你如果認為它是理想的不是現實的我有一點要警告你，人家那些專心念佛幾十年的，你就不要對人說是假的，沒有的，你就在那裡一盆冷水照頭淋了，這樣就不好了。

這樣你自己信它是理想就無所謂，但你不要人家那些專心念佛幾十年的人說淨土那裡是有的？假的而已，只是理想，這件事會令人灰心的，是嗎？《解深密經》總共

有八品，第一就是<序品>，總述佛說法時的情況，第二，除了<序品>之外，<相品>就第二了，何解叫做<勝義諦相品>？

我解釋「勝義」兩字給你聽，「勝」者，優勝，殊勝，「義」即境界，這個「勝」、「殊勝」指甚麼？指那些勝智，那些殊勝的智慧，「義」指境界，我們的智慧有一種境界的，我們的智慧活動是一定有一個 object，有一種境界的，「勝義」，那種殊勝的智慧所了解的境界，叫做「勝義」，你不要解作「很優勝的義理」，不是這樣解的，「義」字當境界解。那種殊勝的智慧所了解的境界叫做「勝義」，「諦」是那些真實的道理，實事實理就叫做「諦」，「勝義諦」，現在這品所講的是真實的道理叫做「諦」，這種「諦」不是普通人所能了解的，是要有那些殊勝智慧的人才能了解到的。

即是說這個「勝義諦」，這一品所講的，是那些有殊勝智慧的人所了解的境界來的。這種有殊勝智慧的人所了解的境界，是真真實實的，是一種實事實理來的，叫做「勝義諦」。「相」即是情況、相狀，人人整日講「勝義諦」，到底「勝義諦」的情況是怎樣的？它就是解釋那些「勝義諦」的情況給你知道。

講到這裡，「勝義諦」，怎樣叫做「勝義」？整個佛教的義理裡面所講的不外是「二諦」，佛所說的道理不外是「二諦」，佛所證到的不外是「二諦」，所謂「二諦」是甚麼？第一就叫做「勝義諦」，不是人人都了解的，是那些有一種殊勝智慧的人所了解的，叫做「勝義諦」。「勝義諦」有些人不譯做「勝義諦」的，有人譯作「第一義諦」的，他將那個「勝」字譯做「第一」，舊時那位鳩摩羅什就譯作「第一義諦」了。「第一義」即是「勝義」，梵文就同一個字，譯做中文就有人譯「勝義諦」，有人譯「第一義諦」，又有人譯做「真諦」。

這套東西才是真的，其他的都是假的，這種東西才是真的，叫做「真諦」。梵文是同一個字，中文就譯出三個名。這樣你就是了，學佛的人初學時就會頭痛了，覺得

麻煩了，搞到有三個字，一個名就好了！這些很難怪人，各人有各人的譯法，最初鳩摩羅什就譯作「第一義諦」；後來的人嫌它「第一義諦」四個字麻煩，就將它譯作「真諦」，這是真的。

到了唐三藏了，就認為個個都不對，應譯做「勝義諦」才對，這樣這本經是唐三藏譯的，所以就叫做「勝義諦」。這樣你看佛經有時叫它做「勝義諦」；有時它又叫做「第一義諦」；有時那些經論又叫它「真諦」，搞來搞去怎樣？即是你代入一個名，初學佛經的人最好就拿一本簿全部把它寫下來，一個名，同是一個字來的，譯法不同而已。

即是等於英文的 logic 那個字，有人譯作「名學」，有人譯作「名理」，名稱的名，譯作名學，有人譯作名「名理」，兩個譯名了。有人譯作甚麼？跟日本人，日本人譯做「論理學」，叫做「論理學」，專門講理論的，「論理學」，這樣就三個名了。孫中山將它譯做「理則學」，四個名。

後來的人說四個名都不對！都不好，譯音才好，logic 就譯做「邏輯」好了！「邏輯學」，五個名。同是英文的 logic，一個字就搞出五個名，沒有辦法。是嗎？你如何能怪得那麼多？他喜歡這樣譯，你不能怪得那麼多，各人有各人的譯法。是嗎？這樣你要知道「勝義諦」，三個名，佛經裡所講的道理和佛經裡所講的話不過是兩大類，「諦」者，實事實理，真真實實的道理，真真實實的話語，就是「諦」，「勝義諦」。

「勝義諦」之外還有一個叫「世俗諦」，世俗即是人人都知道的，那些世間的常識一類事物而已，人人都可以了解的，叫做「世俗諦」，「勝義諦」、「世俗諦」，「世俗諦」又有人將它譯做甚麼？「俗諦」，連「世」字都嫌它繁瑣了，「俗諦」就好了！「真諦」，「俗諦」，「勝義諦」，「世俗諦」，「俗諦」，二諦這麼多名。

好了，這二諦如何分別？「勝義諦」與「世俗諦」有甚麼不同我先講給你聽，「勝義諦」只可以用我們的智慧去體會到，不能用語言，不能用概念來代表的，聽不聽得明白？不能用語言，不能用 language 去表示的，不能用概念，不能用 concept 去表示「勝義諦」的，要用那些殊勝的智慧去體會的，這些這樣的真理，叫做「勝義諦」。

「世俗諦」就不是，「世俗諦」剛剛相反，「世俗諦」可以用 language，可以用語言來代表的，又可以用 concept，「世俗諦」又可以用概念來表示的。聽不聽得明白？這樣都還是籠統，又會有人這樣分，怎樣分？「勝義諦」指甚麼？Final reality，指那個真如、本體，final reality，最終、最後的實在，final reality，「勝義諦」、「本體」。

「世俗諦」指甚麼？「世俗諦」指甚麼？Phenomenon，一切現象，有形有相的現象，聽不聽得明白？我解釋了二諦以後你明白了，明白了二諦之後，這個第二品，《解深密經》第二品就專講「勝義諦」的相狀，即是真如，本體，就是那個 final reality、最後的實在的狀況是怎樣的？最後的狀況叫做甚麼？有很多名字的，最後的實在叫做甚麼？唯識宗的人叫它做「真如」；三論宗的人叫它做「法性」；六祖叫它做「真如自性」；《維摩經》叫它做「不二法門」。

很多名，有些經叫它做「實際」；有些經叫它做「一真法界」，有些經叫它做「諸法實相」，有些經叫它做「如如」，兩個「如」，這麼多名，都是「勝義諦」的別名，不可用語言，說出來便不是，要用智慧去體會的，明不明白？好了，這樣人人整天講「真如」，人人整天講「不二法門」，人人整天講「勝義諦」，到底「勝義諦」的情況是怎樣的？這一品裡面就講給你聽，「勝義諦」有五個特點的，我們就依據這五個特點去體會「勝義諦」，它教我們這樣。

所以你想了解佛家所謂「真如」，所謂「不二法門」、所謂「諸法實相」、所謂

「般若」到底是甚麼一會事？一讀完這品你就清清楚楚了，所以人們稱它為「了義經」，稱它為「經中之王」就是這樣的原因。第二品就是講「勝義諦相」，「勝義諦相」是不可說的，那又怎樣講？它就用「不可說」的語言來講給你聽，說「勝義諦」是如此這般，所以不可說。其妙處就是這樣，那麼整日講「勝義諦」，我們對世俗的事是否就不用理了？是嗎？

我們整日去深山那裡去體會那「勝義諦」就行了！不用講人生日用，不用理了？那些娶了老婆的就不用去養家，有父母就不用理父母了？是嗎？滿街垃圾你也不用去議會投票來抗議了？一味關起門來去體會「勝義諦」就行了？這樣不行的，如果佛法是這樣，佛法就要滅了，是嗎？所以「勝義諦」我們雖然要知，但是空口講白話是沒有用的，我們要怎樣？要修正觀去證、去體會的，我們出來做事不能整日講「勝義諦」的，我們要做事的嘛！最低限度我們要做一個好人的，我們做人要怎樣？就是出來接觸社會，出來現象界處理一切問題的，現象界裡的事就叫做「世俗諦」。所以，我們除了講「勝義諦」之外，就要了解「世俗諦」，所以，第二品講「勝義諦」，（第三，第四是，）跟著第三品就是講「世俗諦」了。

「世俗諦」就是講現象界，〔何謂〕現象界？我們講所謂的「現象界」不外兩種情況，一就是我們的人生，二就是我們所住的世界，到底我們的人生與我們所住的世界是怎樣來的？到底是怎樣的？它這部《解深密經》的意思就說是由我們的識變〔現〕出來的，這個世界是由我們的識變的。我們的人生就是我們的識不斷活動、不斷活動，我們的人生根本就是我們的識〔變現出〕來的。而這個世界就是我們的識所現出來的世界，講「唯識」，跟著的那一品是講「世俗諦」的就是講「唯識」了。

唯識道理的起源就由這一品，由這本經的<心意識相品>來的，由<心意識相品>講給我們知，「心」是指我們的「阿賴耶識」，我們的生命，「意」是指我們的「末那識」，我們整日執著有一個「我」，「識」是我們「前六識」的活動，「心」即是「阿賴耶識」。講「第七識末那識」與「前六識」的活動情況是怎樣的，叫做<心意

識相品>。

<心意識相品>講這種活動的講法都是「世俗諦」而已，不是「勝義」，「勝義」是說不出的，這一品<心意識相品>是講「世俗諦」的「唯識」。這樣，你讀完這品當然還未能夠對「唯識」有詳盡的了解，但是對於「唯識」的根源你已經了解了。<心意識相品>是講「世俗諦」的。以後都是「世俗諦」了，只在這一品就是「勝義諦」。

接著，「識」就變出這個世界了，「識」就變出我們的人生來了，這個世界是五花八門的，到底我們如何去解釋這個世界呢？這裡講給你聽，世界之大，五花八門不外三種東西而已，種東西是甚麼？即是三類東西，一類叫做「遍計所執性」，是我們執出來的，根本沒有這回事的，第二類叫做「依他起性」，因緣和合就有了這種東西的出現，就叫做「依他起性」，第三類叫做「圓成實性」，即是「勝義諦」，這個本體。世界上不出這三種東西，所以我們想認識世俗的東西，認識這三類東西就夠了。講世界上一切事事物物的相狀是如何，就叫做<一切法相品>了。

一切事事物物的相狀是怎樣的？當然都是「世俗諦」了，這樣，<一切法相品>又好像講種種都「有」了，但佛教裡面，在《般若經》裡又整日講「空」？明明是「有」，你為甚麼說它是「空」呢？於是它就解釋「空」的道理了，既然所有東西都是由心變出來的，一切法的相狀有三類，為何又說它空呢？明明不是空的，但佛經裏，《般若經》又整日講「空」，這也空，那也空，是何解呢？所謂「空」者即是無自性，無自性即是「空」，沒有它自己的自性。怎樣空？再重新解釋「空」的道理，<無自性相品>。好了，講完了，已經將這個世界的東西講盡、講完了，我們應該已經將一切境界了解了，全部講完了。

對了，我們想修行，想成佛的，是嗎？我們應該怎樣修行呢？它解給你聽，修行就要修六度萬行，修六度萬行之中最緊要就是修止觀，修禪定，修止觀，於是它就教

你了。教你修止觀了，「瑜伽」即是止觀，「分別」即是說明，說明怎樣修止觀的，叫做<分別瑜伽品>。是佛經中教你打坐、教你修禪定的最高級的就是這一品了，最了義的，教你修禪定的。

現在那些人講修禪定的，很多連這品都未全部看過，那些是不行的。這是講修禪定的最高級的一品來的，<分別瑜伽品>，教你修止觀，跟著修止觀。只是修止觀不行的，要修六波羅蜜的，於是又講給你聽了，跟著，我們由見道一直到成佛要經過十地，在十地裡要修十個「波羅蜜多」，<地波羅蜜多品>講在十地之中如何去修「波羅蜜多」，即是十個「波羅蜜多」，六個「波羅蜜多」再延伸就變成十個，它詳細講給你聽。

我們在十地裡怎樣修行，修「波羅蜜多」。修行的結果是怎樣？成佛了，<如來成所作事品>。成了佛之後，如來就要作一切化度眾生的事了。一個成了佛的如來，如何成就他應作的事呢？<如來成所作事品>。有八品，這部經的這八品把大乘佛教的道理無所不包。所以你讀完這本經之後，你簡直都不用去聽經了，你自己看就行了，你只要了解這部經，你就能縱橫無礙了。

這部經的內容，《解深密經》的內容，我們以前讀過《金剛經》了，《金剛經》是屬於哪一部分？在<無自性相品>裡面的，整本《金剛經》講來講去都不外是<無自性相品>，唯識講甚麼？唯識告訴你的就是<一切法相品>的道理而已，教修止觀的，真正教你修止觀的，佛教你的就是<分別瑜伽品>，每一「地」裡，入了「地」之後怎樣修行是<地波羅蜜多品>，成了佛之後的狀況是怎樣的？<如來成所作事品>。

即是由你初修行，一直到你成佛的境界是怎樣的，全部在一本經，薄薄的一本經完全告訴你了，《解深密經》的內容就是如此了。我們讀第一品：<序品>，它就告訴你，佛是在「報土」裡講的，不是在印度講的，是在「報土」講的，到底「報土」是怎樣的？照他的解釋，那些注家的解釋，佛坐在印度說法，「報土」和「化土」只

是你們那些人程度所見的不同而已，如果他是地上菩薩，釋迦佛坐在印度講法，那些「地上菩薩」就會見到他在「報土」講法的，而那些未曾見道的人，就見到他坐在印度說的，坐在「化土」那裡講的，就是這樣。

另外有一個講法是釋迦佛的「報土」不是在印度的，是在「摩醯首羅天」，即是甚麼？是色界天中最高那一層天，色界天中最高的那一層天在「摩醯首羅天」，「色究竟天」，「色究竟天」中間的一個國土，裡面是七寶莊嚴的，與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是一模一樣的，那是釋迦佛的報土，就叫做「密嚴國土」，「密嚴國土」，那些修密宗的人就整日想生去「密嚴國土」。這樣，這裡所講的，<序品>所講的就是「密嚴國土」的狀況，亦即是一切諸佛的「報土」的狀況。我們無須花太多的時間，讀一讀它，很簡單的，我們讀一讀它。

<序品>第一：我們讀一讀它，我讀一讀它，解釋文字給你們聽，然後下一次我將那十八圓滿逐段逐段替你們分類。「如是我聞」，凡是經都是講「如是我聞」起的，「如是」即是英文的 thus，「如是我聞」，Thus have I heard,我曾經聽過，下文所講的是我聽過的。

「如是我聞」，如是之法是我所親自聽聞的，下文那裡，這樣就講了「一時」，在某一個時間，薄伽梵，「薄伽梵」即世尊，Bhagavān，梵文 Bhagavān 這個字，「世尊」，是佛的十個尊號之一，「世上之人他是最值得尊重的」，「世尊」是這裡的 Bhagavān 譯音。「一時」，某一個時候，世尊，世尊怎樣？世尊住在那裡，住在那裡？這個「住」，dwell，住在那裡？

住在那個「最勝光曜七寶莊嚴，放大光明，普照一切無邊世界，無量方所，妙飾間列，周圓無際，其量難測」等等這樣的國土裡面，所有都是形容詞來的，一個 sentence 就全部不知有多少個 predicate，如是世尊，這是主詞，住，這是 verb，這個是動詞，住在那裡？住在這樣的世界，在下文裡，是甚麼世界？很多的形容詞，

很多的 adjective,如此這般地有十八種如此美好的世界，一個 sentence 就很多項，是嗎？他住在那裡？他住在那個「最勝光曜七寶莊嚴」的；最殊勝的，很光明照耀的，怎樣的？是不是要靠太陽的？不是，「七寶莊嚴」，「七寶」大家知了，記不記得？

金、銀、琉璃、頗梨、磲磬、赤珠、瑪瑙這七寶，用七寶，其實那裡只七寶？當時印度只是那七種東西而已，瑪瑙就「寶」甚麼？滿街都是瑪瑙，是嗎？當時就叫做寶，他都不知道，當時七寶都沒有計鑽石上去，鑽石才是寶嘛！瑪瑙有甚麼好？瑪瑙石！是嗎？那些印度人叮叮噹噹戴瑪瑙石，很賤價它就算，鑽石這麼寶貴的它又不計，可見所謂「七寶」即是那些甚麼？即是那些「寶物」那樣解而已，是嗎？用七寶來莊嚴。「莊嚴」兩字有兩種用法的，有時用做形容詞，很「莊嚴華麗」那樣解。有時當甚麼解？作動詞用，當裝飾，「莊嚴」兩字本來就是當裝飾解的，用七寶來裝飾著的〔方所〕。

-完-